



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 國家學說的發展

蔡雲嶺、沈宗靈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3.1
2

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 國家學說的發展

蔡雲嶺、沈宗靈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武漢·

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學說的發展

蔡雲嶺、沈宗靈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漢口解放大道 332 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 一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武漢市國營武漢印刷廠印刷

書號：216·787×1092 $\frac{1}{2}$ 開· $\frac{1}{16}$ 印張·16,000 字

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2,000

斯大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寶庫的傑出貢獻之一，就是他創造性地推進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學說，特別是關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說。

斯大林對社會主義國家學說的貢獻，不僅表現在他粉碎了所有敵對分子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庸俗化的人對這一學說的歪曲，保衛了這一學說的純潔性，而且還在於他天才地總結了他所處時代的世界工人運動和蘇維埃國家建設的豐富經驗，把這一學說推向新的階段。他對社會主義國家學說的貢獻是與每一歷史時代的實際任務緊密聯系着的，都是在蘇維埃國家的歷史轉折點，針對着解決當時放在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面前的重大任務而提出的。貫徹在他的社會主義國家學說全部原理中，就是下面這一結論：社會主義國家是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強大工具，工人階級及其領導下的全體勞動人民要不斷地為加強與鞏固它而鬥爭。

斯大林對社會主義國家學說所作的卓越貢獻，是已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全部歷史進程所證實了的。蘇維埃國家的進一步強大與繁榮將日益顯示其生命力。

* * *

斯大林對社會主義國家學說的重要貢獻之一，是在列寧逝世不久，粉碎了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對列寧主義的

歪曲，捍衛並進一步發展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這一馬克思列寧主義中的主要問題。

正確理解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問題，在當時是有偉大的歷史意義的，因為這一問題是和當時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面前最迫切的問題——在蘇聯一國內是否可以建成社會主義的問題直接聯系着的。

斯大林在這一時期，對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重要論述，是包括在一九二四年與一九二六年所分別發表的‘列寧主義基礎’和‘論列寧主義底幾個問題’這兩篇經典著作中。

如所週知，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一八五二年馬克思致韋得梅耶爾的信’、‘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中，早已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理論。

列寧在與馬克思主義的敵人作鬥爭時，所首先保衛並發展的也是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根本問題。斯大林在闡明列寧主義的實質及其國際意義時，反覆地指出，列寧主義的基本問題、出發點或基礎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即爭取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其他如農民問題、民族問題都是從屬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是這一總問題中的組成部分。

斯大林在說明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時，首先強調指出，這一專政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使命——消滅資本主義與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主要工具，是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這一過渡時期的必然現象。

他着重指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個整個歷史時代，‘……其中包含有國內戰爭和國外衝突，堅持的組織工作和經濟建設，進攻和退却，勝利和失敗。’（註一）

這一過渡時期之所以必要是與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別相聯系的。斯大林指出，資產階級革命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已在封建社會內部生長和成熟起來的條件下發生的，而無產階級革命却是在社會主義經濟形式尚未具備的條件下發生的，因此，資產階級革命是以奪取政權為完成，革命的基本任務就是奪取政權，並使這一政權適合於現存的資本主義經濟；無產階級革命却是以奪取政權為開始，革命的基本任務是在奪取政權以後利用新政權來組織社會主義的新經濟。

為了全面地說明無產階級在完成過渡時期的歷史任務，斯大林扼要地闡明了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原理，明確地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三個基本方面的經典公式：

(1) 利用無產階級政權來鎮壓剝削者，保衛國家，鞏固與其他各國無產者間的聯系，保證各國革命的發展和勝利。

(2) 利用無產階級政權來使被剝削勞動羣衆完全離開資產階級，鞏固無產階級和這些羣衆的聯盟，吸收這些羣衆來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保證無產階級對這些羣衆實行國家的領導。

(3) 利用無產階級政權來組織社會主義制度，消滅階級，保證過渡到無階級的社會，無國家的社會。

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三個方面的統一，只要缺少其中一個方面，就是對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概念的曲解，

〔註一〕 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載‘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五五頁。

就會使資本主義包圍下的無產階級專政不復成爲專政。

當然，也正如他指出的，這三個方面的比重，在專政的不同發展階段上，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在國內戰爭時期，雖然也有建設工作，但表現得特別明顯的是專政的強力方面；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表現得特別明顯的是專政的和平工作、組織工作、文化工作和革命法制等。同樣的，‘在建設時期中，鎮壓機關、軍隊以及其他組織，也是如在國內戰爭時期一樣必要的。如果沒有這些機關，那麼專政就沒有可能進行有若干保證的建設工作。’‘不要忘記，既然還有資本主義包圍，也就會有武裝干涉的危險，以及由此危險而發生的一切結果。’〔註一〕

正因爲無產階級專政在過渡時期中有這樣重大的作用，所以斯大林教導說，一切革命的基本問題是政權問題，但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務不僅是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更重要的是建立並不斷地鞏固自己的政權，用它來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所以，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內容，‘無產階級革命，其進展，其發展規模，其成績，祇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具體實現。’‘戰勝資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政權，這是革命不要無產階級專政也能够做到的。可是，如果革命不在自己發展的相當階段上創立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特設機關作爲自己的基本支柱，那它就不能够鎮壓資產階級底反抗，就不能够保持勝利並向前進展到

〔註一〕 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底幾個問題’，載‘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一七六頁。

社會主義底最終勝利。’〔註一〕

斯大林在研究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時，充分注意到列寧的關於專政的基礎或最高原則就是工農聯盟這一著名原理。和列寧一樣，他正是從工農聯盟這一點着眼來闡明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他對無產階級專政所下的一個著名公式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以推翻資本和達到社會主義最終勝利爲目標，而以無產階級擔任領導爲條件的階級聯盟。’〔註二〕

他反覆地闡明了列寧所教導過的，無產階級爲了爭取政權並建成社會主義，必須與其他勞動羣衆，主要是勞動農民建立鞏固的聯盟。他指出，無產階級專政雖然是一個階級——無產階級——的政權，而這一階級是不和而且也不能和其他階級瓜分政權的，但這決不意味着，無產階級可以‘……不需要其他階級被剝削勞動羣衆底幫助，竟不需要與這些羣衆結成聯盟便可實現自己的目的’〔註三〕。但另一方面，他也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工農聯盟，不是一種隨便什麼樣的聯盟，這一聯盟必須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其任務必須是以消滅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的條件下才能實現。

〔註一〕 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載‘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五二頁。

〔註二〕 斯大林：‘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載‘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一二三頁。

〔註三〕 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載‘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一七一頁。

蘇維埃形式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適宜形式這一系列的原理，在斯大林的這些著作中也得到了全面的發揮。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這一著作裏，提出了下列結論：不是議會制共和國，而是巴黎公社型的政治組織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適宜形式。但可惜的是這一結論在馬克思後來的著作中並沒有得到進一步的發揮，於是這一指示，被人付諸遺忘了。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的‘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判’裏，曾指出：議會制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特殊形式’，正如‘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結束語所說，這就‘無容置疑地證明馬克思主義者繼續認為民主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底政治形式’。

列寧根據帝國主義時代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經驗，尤其是俄國兩次革命的經驗，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發，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天才地發現了蘇維埃形式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適宜形式。

斯大林對這一問題的重大貢獻就是他多方面地論證了這一形式的特點及其優越性，它和資產階級議會制的根本區別。

他認為，蘇維埃是最羣衆化和最民主化的國家組織，它的力量就在於：它是最包括一切羣衆、一切無產階級的國家組織，也是最便於無產階級在羣衆鬥爭實現其領導作用的形式，因此，它也就成爲人民羣衆進行革命鬥爭最有力的機關。同時，也正因爲它是人民羣衆本身最直接的組織，所以它就是最民主的、最有威信的組織，通過這種組織，就能廣泛地吸引羣衆來參加國家管理與社會主義和共

產主義的建設事業，發揚羣衆的革命毅力、首創精神和創造能力。

他也指出，蘇維埃是最富於國際主義精神的國家組織。它不僅徹底地粉碎了一切民族壓迫，而且保證各民族可以通過這一形式來實現友好合作並平等地參加國家管理。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是多民族國家的典範。斯大林和列寧一起，在着手解決多民族聯合的國家形式問題時，曾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聯邦問題的理論，並論證了社會主義聯邦制和資產階級聯邦制的對立性。他們在歷史上第一次締造了多民族的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他還認為：蘇維埃是自上而下完全統一的國家組織。在蘇維埃制度下，無論最高的或地方的政權組織，都是建立在共同的基礎上的。地方蘇維埃是政權的基層組織，蘇維埃政權就是把各地方蘇維埃統一成爲一個共同的國家組織，統一成爲蘇維埃共和國。

他也同時指出，蘇維埃廢除了資產階級國家立法權和行政權分立的現象。在蘇維埃制度下，國家政權的各個組成部分，無論就其本質和任務來說，都是統一的。這一制度保證使勞動人民的意志和國家政權的工作直接結合起來。

正因爲蘇維埃具有這樣的特徵和優越性，因此，‘它是新式樣的國家，不是適合於剝削和壓迫勞動羣衆的任務，而是適合於使他們完全解除任何壓迫和任何剝削的任務，適合於無產階級專政底任務。’‘蘇維埃共和國就是那個久經尋找而終於找到了的政治形式，在這個形式底範圍中也

就應當實現無產階級底經濟解放，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

〔註一〕

斯大林在說明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時，也同時說明了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社會中最高類型的民主這一問題。像列寧一樣，他致命地打擊了無產階級敵人頌揚資產階級民主和誣蔑無產階級民主的無恥企圖。

他指出，無產階級與一切勞動人民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才有可能真正地享受民主和參加國家管理。資產階級民主與無產階級民主是直接地、根本地對立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主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是剝削者少數底民主，是以限制被剝削者多數底權利為基礎，是以反對這多數為目標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民主是無產階級的民主，被剝削者多數底民主，是以限制剝削者少數底權利為基礎，是以反對這個少數為目標的。’〔註二〕

同時，他又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或無產階級民主的實現只有在徹底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無產階級強力革命的定律，關於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是這種革命底預備條件的定律，乃是全世界各帝國主義國家裏革命運動必不可免的定律。’〔註三〕

斯大林對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一個巨大貢獻是，他詳

〔註一〕 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載‘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六二、六四頁。

〔註二〕 同上，第五八頁。

〔註三〕 同上，第六〇頁。

盡地闡明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機構，即它的體系，以及黨在這一體系的領導和指導作用問題。

無產階級專政的體系就是專政的‘槓桿’或‘引帶’以及專政的‘指導力量’的總和。它們是無產階級在實現專政的任務時所必需的，‘……如果沒有它們，那末無產階級在其爭取勝利的鬥爭中，在有組織有武裝的資本面前，便會成為手無寸鐵的軍隊。’〔註一〕

這一體系中的‘槓桿’或‘引帶’主要的就是蘇維埃（即政權機關）、職工會、合作社、青年團等；體系中的‘指導力量’就是共產黨。

黨——指導力量——的使命就在於統一和指導全部社會與國家的組織，把它們的活動指向一個目標，即建成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沒有黨為基本領導力量，便不能有若何長久堅固的無產階級專政。’〔註二〕

同時，斯大林也有力地駁斥了敵對分子把黨的領導作用與無產階級專政等同起來的有害主張。他指出，黨是專政的領導力量，是蘇維埃政權的中堅，但黨不是直接地而只是間接地通過蘇維埃政權以及其他勞動羣衆的組織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進一步，他又明確地提出了黨對政權機關領導作用的基本原則，從而就解決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一個具有迫切意義的問題。

〔註一〕 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底幾個問題’，載‘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一七七頁。

〔註二〕 同上，第一八〇頁。

蘇聯人民在蘇聯共產黨和斯大林的英明領導下，順利地實現了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任務。到一九三四年左右，社會主義已在國民經濟中取得了全面的勝利。

蘇聯共產黨以及蘇聯人民在這以後的歷史任務是要繼續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並開始從社會主義社會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

這一新的歷史任務在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面前提出了一連串關於國家學說方面的重大問題，其中特別重要的是關於資本主義包圍下，建設共產主義時期的國家命運問題。這一問題不但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而且在當時更具有直接的、嚴重的實踐意義。

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夕所寫的‘國家與革命’這一天才著作裏，光輝地完成了當時對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務，即從揭露機會主義分子的曲解和庸俗化中來捍衛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而且他還準備根據俄國兩次革命以及蘇維埃國家建立初期的經驗，來繼續寫這一著作的第二部分，進一步地闡明和發展國家學說。可是他的不幸逝世阻礙了他對這一任務的實現。

斯大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學說的最大貢獻就是完成了列寧所遺留下來的這一任務，創造性地豐富與發展了這一學說，完成了列寧所開始創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學說。

他在這一時期，對國家學說方面的主要論述主要地包括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底總結’、‘論蘇聯憲法草案’、‘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等著作中，尤其是在最後這一著作中。

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的報告中，他指出，蘇維埃國家從其成立時起，已經過了兩個主要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十月革命起一直到消滅各剝削階級為止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從消滅城鄉資本主義分子起至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完全勝利和通過新憲法為止的時期。

斯大林對社會主義國家發展階段的劃分，顯然是以社會經濟結構、階級結構以及和它們相適應的國家基本任務、職能的不同為標誌的，因此，可以認定，蘇維埃國家現在仍處在第二發展階段中。

他認為，蘇維埃國家在第一發展階段上的基本任務是：鎮壓已被推翻的階級的反抗；組織國防以抵禦武裝干涉者的侵犯；恢復工業與農業和準備消滅資本主義分子的條件。和這些任務相適應，國家在這一階段上實現了下列兩個基本職能，即：對內鎮壓已被推翻階級的反抗的職能和對外保衛國家以防外來侵犯的職能。他着重指出，這兩個職能使蘇維埃國家在外表上和剝削階級國家有某些相似之處，但他們之間是存在着原則的差別的。

除開上面這兩個基本職能外，蘇維埃國家在這一階段上還執行了一個新的、為資產階級國家以及一切剝削階級國家所不可能具有的職能，即經濟組織與文化教育的職能。但在這一階段上，由於國民經濟中還存在了多種經濟成分，並且，國家的主要活動在那時不能不集中於對國內外敵人的鬥爭上，因此這一職能並沒有獲得重大的發展。

斯大林繼續指出，蘇維埃國家在第二發展階段上的基本任務是：在全國組織社會主義經濟和消滅資本主義分子

的餘孽；實行文化革命；組織保衛國家的完全現代式的軍隊。與這些任務相適應，國家的職能也就起了重大的變化。

在這一階段上，社會的階級結構已起了根本的變化。剝削階級作爲一個階級來說，已被消滅，因此鎮壓他們的反抗底職能也就成爲沒有必要而趨於消失。國家的強力機關——軍隊、懲罰機關、偵察機關的鋒芒，已經不是針對國內而是針對國外去對付外部敵人了。當然，這一變化不能簡單地理解爲，蘇維埃國家以後就絲毫沒有鎮壓敵對階級殘餘分子的活動。但這種活動已不能作爲一個獨立的職能了。

代替鎮壓敵對階級職能而出現的是新的、防範盜竊人民財產而保衛社會主義財產的職能。當然，蘇維埃國家從其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執行了保衛社會主義財產的任務，但只是到這一階段上，由於社會主義所有制已在各個經濟部門裏取得統治地位，以及隨之而來的階級鬥爭形勢的重大變化，因此，國家在這一方面的活動，也就獲得了特殊的意義，並提高和擴大爲一個獨立的職能。

保衛國家以防外來侵犯的職能，在這一階段上，不但完全保留着，而且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偉大的衛國戰爭的勝利，充分說明了這一職能的巨大意義。

經濟組織與文化教育的職能，在這一階段上，由於社會主義經濟的完全勝利，從而獲得了全面的發展，並成爲國內的基本職能。

斯大林在說明蘇維埃國家的發展階段和職能時，也同時說明了國家在各發展階段上的基本任務和國家形式間的

聯系問題。他認為，蘇維埃國家的形式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着國家內部的發展和國際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着的。

蘇維埃國家在第二發展階段中，由於經濟結構、階級結構的變化，不但引起了國家基本任務、職能的改變，而且也隨之帶來國家形式的相應變化。這種變化的完成集中地反映在斯大林憲法上。一九一八年的蘇俄憲法與一九二四年的蘇聯憲法，反映了蘇維埃國家在第一發展階段上的形式，斯大林憲法則反映了蘇維埃國家在建成社會主義後的形式。

蘇維埃國家形式從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所起變化的重要特徵，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充分發展。斯大林憲法的通過，標誌着國家政治生活的巨大變化。蘇維埃國家在這時實行了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的選舉制度。

在說明這種變化時，斯大林又進一步闡明了列寧的無產階級民主的原理，特別闡明了這一民主在取得社會主義勝利後怎樣充實和繁榮起來，以及它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巨大優越性。

他在‘論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中，鮮明地揭露了資產階級憲法的反動本質，同時闡明了蘇聯憲法的社會主義的特質。他指出：資產階級的憲法有的雖然標榜民主自由，但却加上許多附帶條件與限制，同時，它雖然在形式上規定民主權利，但却根本沒有實現這些權利的物質保證；蘇聯憲法的特點是：它完全沒有任何附帶條件與限制，並且，它不僅簡單地宣佈民主自由，而且在立法上規定有保證實現這些權利的物質條件。

斯大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學說的最大貢獻是，他天才地解決了社會主義國家在資本主義包圍下的命運問題。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敵人以及把它庸俗化的人鼓吹過一種錯誤理論，他們認為，在資本主義包圍下，蘇維埃國家會逐漸消亡下去。

這種錯誤理論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危害性是極端嚴重的。正如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所說的：‘如果過去讓我們的國家衰弱下去，那麼我們就不可能獲得我們今天引以自豪的、在和平建設中所取得的成就。如果我們過去沒有鞏固我們的國家、我們的軍隊、我們的懲罰與偵查機關，我們就會發現我們在敵人面前是赤手空拳，有遭受軍事失敗的危險的。’

這一錯誤理論是與對恩格斯‘國家消亡’這一著名公式的教條主義的理解相聯系的，提出這一理論的人正是企圖以恩格斯這一公式作為自己的辯護根據的。如所周知，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曾說過：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國家應當消亡下去。

針對這一危險的理論，斯大林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實質，正確地解釋了恩格斯這一原理，並把它具體化起來，從而也就創造性地向前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

斯大林同志天才地指出，恩格斯這一原理是假定社會主義已在一切或大多數國家獲得勝利的條件下提出的，在他的原理裏並沒有而且也不可能回答社會主義僅在一國勝利而其他多數國家還被資本主義所統治時，革命已取得勝